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四十二　　明　唐順之　撰

樂七

古樂之難復

先儒謂古樂之難復其說有三一曰先王之樂絕於秦自漢以還杜夔荀勗諸人私相議擬制為雅樂以鳴一代之盛然皆獨智暗解不由師傳名雖為雅其聲則俗而已臣竊以為不然使秦不戮有周之疇人不毀前代

之縣簴則古之律同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今亦無復存者故雖有咸英韶濩之音僅足一代之用而莫能嘉惠於後世是豈聖人之心哉聖人知器之不可以久存也必制為可久之法以繼之法也者不隨形而壞可以傳之無窮者也是故周禮太師之所掌禮運禮記之所記國語之所述史記之所書雜出迭見能使人因文焉以會其意引緒焉以求其端衰序焉以寫其聲固不必伶倫復生而後可以為樂矣矧夫漢初猶有雅樂聲律

采齊肆夏鹿鳴等什時復奏之魏晉以降雖有更作然
必依詠絃節逗遛曲折皆繫於舊不敢有所改易若小
雅國風詩譜至今尚存無恙也由是言之杜夔諸人之
樂雖未必盡合乎古然亦豈至甚相遠哉二曰八十四
聲生於十有二律十有二律生於黃鍾黃鍾者聲氣之
元萬事之根本也自非神解度律均鍾何足以知之此
亦不然周禮太師以六律為之音蓋言先令歌者作聲
而吹律以合之視律與歌聲同乃令歌其所宜之詩此

以律效人而非以人效律也故論樂者徒曰樂髙於律
或下於律雖賢者有所未喻直曰樂聲髙下於歌聲則
童子可知也故必以人聲為主而截管以效之則元聲
可得而定矣夫人聲也者氣出於喉而為聲其輕重清
濁疾徐之節葢有促之不能使之寬豁之不能使之蹙
損之不能使之少益之不能使之多者其一定不易之
倫還相為宫之序心實主之然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之妙又非預為擬度而後然者是聲音之道雖存乎人

其實出於天也聖人作樂毋亦寫乎是耳後世求律太深以謂人聲凡近無足貴者乃索諸幻眇而不得則從事乎斛銘玉尺累黍候氣等術而讐校乎毫釐秒忽之末卒無定論聖人設教本因人情曾謂若是乎其譎且艱哉三曰樂之興廢在治不在律漢文帝時天下安樂雖不制律不害其為律也此又大非所以論樂者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史遷因探其本謂文帝偃兵息民聽軍之律格而弗用非謂不用樂也信如

其說五帝三王之世何假於樂後世時和年豐泰之㑹羌之篴胡兒之笳桑閒濮上之曲亦可奏之郊廟用之朝廷邪是治天下必以禮樂為先務固不専恃乎律而亦不可不深講乎律也夫樂之為道有聲容有節奏有義理儒者能言其理鈎深致遠靡所不至而於節奏之詳顧未之及工師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理是以雅鄭雜奏而莫之能辯也夫節奏之詳既未之及猶可因其鏗鏘鼓舞之僅存者以求其所缺壊不存者則

大雅之音將由是而可復使徒各騁其臆説而必以制氏之業爲非是求以明樂適益其晦耳嗚呼言樂者幸毋徒騁其臆説哉謹按經史百氏知樂當先求元聲元聲既定則音調自歸於正而雅俗之分居然可見次及制器度曲宮縣舞節之類亦皆悉備雖未敢謂盡得古樂之藴奥然於伶州鳩之言司馬遷之書蓋有若符節之相合者伏望聖明埀采焉則二帝三王制作之盛復見於今日矣

求元聲法

律書曰黄鍾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管長九寸是十二律之管惟黄鍾之宫爲最長故謂之元聲猶言頭一聲也然所謂九寸者非度之以凡尺本乎人聲而得之也其法令歌者作聲取其最下一聲而以竹長九寸上下空圍九方分者爲管吹其體中翕聲以效之視管聲比人聲稍高則增管令長比人聲稍下則減管令短上下游移以裁之必其與人聲合一而無差乃以此

管命為九寸黃鍾之宫也次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粒實管中視黍不足則易管令小有餘則易管令大以此管命為黃鍾徑圍是謂以聲生律以律生尺而元聲在是矣此管體中翕聲謂之合字以合字寫之琴瑟第一絃鍾磬第一板箎笛第一孔笙竽第一簧則八音皆正以此管上下相生即得已後十一律而律呂皆正宋儒程顥曰清者極吹盡清濁者極吹盡濁嚮中間折取一聲即口中聲蓋以黃鍾之半律為中聲也其法與

此同

今之管律中大吕

頭管六寸八分以古尺計之實八寸四分大吕管也管體中翕聲乃四字非合字宋儒沈括云教坊樂高二均弱合字比太簇微下謂近大吕也可謂審於聆音矣蓋琴家先挑武絃散聲按第四絃九徽取聲應之次挑第四絃散聲按第一絃九徽取聲應之遂以第一絃散聲為黄鍾宫不知武絃既非黄鍾所生則第一絃之散聲

特謂其合乎六寸八分之管而呼為黄鍾宜其以四字為合字而莫之或知也

蕤賓上生大吕

律吕相生凡陽生隂為下生隂生陽為上生蕤賓陽律也當下生大吕得八萬二千九百四十四此律書所定也而吕氏春秋淮南子皆謂蕤賓復上生大吕故樂家大吕之實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先儒以為大吕本八萬二千九百四十四樂家用其倍律耳蓋候氣之用

必從本律聲音之用當從其宜今以琴律考之大吕散聲第一絃蕤賔在第三絃蕤賔生大吕乃隔一上生夷則生夾鍾無射生仲吕亦然惟姑洗生應鍾太簇生南吕其所生律之絃皆在本律之下是謂不能上生則吕氏春秋淮南子之說不為無據矣

半律清聲

右正律十二皆有全有半凡二十四内黄鍾林鍾南吕應鍾夷則五半律不用正律用者十九變律七皆有全

有半凡十四内黄鍾太簇姑洗應鍾四全律及應鍾一半律不用變律用者九共二十八律而已用者還宫之所生也不用者還宫之所不及也蔡氏以爲正律内夷則有半變律内有應鍾而無蕤賓今以還宫推之知其非是或曰黄鍾大吕太簇夾鍾四律皆有半律故設四清聲是矣然姑洗仲吕蕤賓林鍾夷則南吕無射七律亦有半律而不設清聲何也曰凡律或倍或半或四分一止是此聲故皆清濁相應惟黄鍾大吕太簇夾鍾管

極長聲極濁若非清聲則八律還宮所加四律必不為所役此四清聲所以設也先儒謂臣民不可相淩若事物則無相淩即七律無清聲之義也

古笛今笛

古笛每均當各有其笛自上而下第一孔為宮第二孔變宮第三孔羽第四孔徵第五附孔變徵笛體中角最上後出孔商　今笛無長短自下而上笛體中黄鍾宮也第一孔大吕太簇商也第二孔夾鍾姑洗正角也第

三孔仲吕蕤賓清角變徵也第四孔林鍾正徵也第五孔夷則南吕羽也第六孔無射應鍾變宫也其哨聲黄鍾半律清宫也然則今笛其實古清角之調耳後魏劉芳造六格郊丘之樂張乾龜識其北廟廂黄鍾之均實夷則之調餘三廂宫商不和而共用一笛以乾龜之言觀之十二宫同用一笛惟黄鍾太簇姑洗蕤賓林鍾南吕應鍾七律可以還宫其大吕夾鍾仲吕夷則無射五律不在均内雖曰假而用之其實非正聲也

凡曲高下止是一聲

凡樂每調皆具七聲而樂家惟取其起調畢曲之律以名之蓋以起調之聲為主中間逗遛曲折雖行乎均内七聲末復歸於本律謂以六聲贊助以成其調其實一聲也沈括曰凡曲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縈縷耳深知此義

五聲無徵

五聲無徵者假令黄鍾一變生林鍾為徵林鍾之實得

黃鍾三分之二凡律或倍或半或四分之一皆不離本律之聲然則三分之二其去宫聲不逺將變未變之間耳故林鍾為徵不以林鍾起宫而用其角聲應鍾為宫應鍾中管又進而用黃鍾為宫是黃鍾之徵即黃鍾之宫也餘律倣此姜夔大樂議曰奏林鍾而聲或黃鍾謂宫聲之未改也周禮祀樂夾鍾為宫應用無射為徵而改用太簇林鍾為宫應用太簇為徵而改用姑洗黃鍾為宫應用林鍾為徵而改用太簇其義可見說者乃欲

循其序而補之何耶

絲竹有自然之聲

琴律有長短故徽有疎密當徽則鳴差徽則否若以木聲取之其不當徽處猶或有聲至泛聲則當徽處清越而有餘韻不當徽處輙咽不成聲故造琴安徽不必度以尺寸視琴之長自龍齦至臨岳折半為中以絃繩之於其中取泛聲清越有餘韻者定中徽上下或差分來其聲輙否中徽既定其外為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

十二第十三徽而止其內爲第六第五第四第三第二第一徽而止其當徽則鳴不當徽則否悉與中徽同此造化真至之理也非獨琴爲然凡絲聲皆如此人但不察耳非獨絲聲竹聲亦然造笛者去吹孔下行四寸半作第六孔爲黄鍾清又下行四寸半作第一孔爲大吕太簇二者之間分爲四孔第五孔爲夷則南吕其哨聲爲無射應鍾第四孔爲蕤賓林鍾第三孔爲仲吕第二孔爲夾鍾姑洗自下而上笛體中翕聲宫也第一孔商

也第二孔正角也第三孔清角也第四孔變徵正徵也第五孔羽也哨聲變宮也第六孔清宮也其當孔處作孔則其聲清越不當孔處作孔則其聲輙劣亦自然之理

國語十二宮用七

國語周景王問於伶州鳩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

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逄公之所馮神也嵗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宫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宫名之曰

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宫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簇之下宫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内以無射之上宫布憲施令於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右國語伶州鳩對景王之言明樂有七宫之義也七律者先儒皆謂樂有五聲至武王始加變宫變徵二聲而為七臣獨以為景王之問在十有二宫而用七蓋武王

伐殷之時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越三日而辰星在天黿鶉火張也天駟房也自張至房經七星為七律自午至子歷七辰為七同是以有七宮非謂古無七聲武王始加之也曰夷則之上宮謂夷則之清角令之仙吕宮也無射之上宮謂無射之清商令之黄鍾宮也黄鍾之下宮謂黄鍾之下徵令之南吕宮也太簇之下宮謂太簇之下徵令之歇指調也武王伐紂所用者此四宮謂之宮者調之首十二宮内用七宮也註謂一均

之七聲誤矣

十二宮去其中管爲七

臣按十二宮用七去其中管而言也自子黄鍾至亥應鍾十二宮各具七聲共八十四聲内寅太簇七聲與丑大吕七聲同字譜宫聲同四字商聲同一字角聲同上勾徵聲同工字羽聲同凡字辰姑洗七聲與卯夾鍾七聲同字譜宫聲同一字商聲同上勾徵聲同凡字惟角羽二聲有尺工六五之異酉南吕七聲與申夷則七聲

同字譜宫聲同工字商聲同凡字徵聲同一字羽聲同上勾惟角聲有六五之異午𧎥賔亥應鍾亦各七聲雖與前位不同然黄鍾均内以𧎥賔為變徵應鍾為變宫二變名曰和謬不可為調已上五宫共五七三十五調皆以中管名之中管云者謂其聲在前後二律之間而與前律同出一孔以之製調音韻重雖强易其名終無所表異視前律為不逺故不用也十二宫除此外七宫而已唐祖孝孫參定雅樂古鍾十二近代惟用其七餘

五鍾仍號啞鍾莫能通者張文收吹律調之五鍾皆響徹蓋鍾無不響者以不用故以啞名之隨管擊之寧得不應當時蓋未考中管之說耳

周漢相承宮縣二十簴

宮縣四面編鍾編磬各四簴鎛鍾十二簴通為二十簴建鼓四以應二十四氣自漢以來相承用之陳氏樂書乃謂編鍾編磬各十二通為三十六簴其意以為十二律還宮各有其簴也蓋不知自大吕以下十一律皆生

於黃鍾黃鍾為宮以下諸律還相為宮各得七聲而八十四聲皆統於黃鍾一簴矣若謂各有其簴非惟不統於一其諸侯九簴缺其三卿大夫六簴缺其半士三簴缺其九何以成樂

編鍾編磬十六枚為簴

周禮小胥凡縣鍾磬半為堵全為肆註曰鍾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必云十六者明十二律之有四清聲也下層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賔林

鍾八枚自右而左上層夷則南吕無射應鍾黄鍾清大吕清太簇清夾鍾清八枚自左而右必曰二八者明編鍾之有序考擊之有法也漢服虔謂十二鍾當十二辰更加七律爲十九後周長孫紹謂七始合正倍爲十四梁武帝又倍三爲二十一後魏公孫崇又參縣之合正倍爲二十四唐分大小二調兼用十六與二十四至宋范鎮又欲廢四清爲十二惟楊傑元祐大樂議曰編鍾編磬十六其來遠矣豈獨見於周禮小胥之註哉漢成

帝時犍為郡於水濵得古磬十六枚帝因是陳禮樂雅頌之聲載於禮樂志不為不詳漢承秦秦未嘗制作禮樂其稱古磬十六乃二帝三王之遺法也臣按康成之註楊傑之議皆援古為證非臆說也十六枚同在一簴之文明甚而陳暘樂書每序一器必以應二變四清以就其一偏之説殆不知而作者又簫大者二十四管小者十六管竽三十六簧笙十三簧皆一器而可還宫吹之隋鄭譯獻新樂十二月各一笙每笙十六管斛斯

徵駁之曰既無相生之理又無還宮之義深恐鄭聲亂樂未合古制蓋簫之制衆管同在一底竽笙衆管同在一匏猶鍾磬同在一簴也而譯不知宜其為斛斯徵所駁

古度曲之源

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其詩但能說其義非詩之本義也漢去三代未遠仲尼三百篇大樂氏例能歌之厥後聲歌之樂日微至曹魏時惟杜夔傳古雅樂鹿

鳴騶虞伐檀文王四曲而已魏太和中左延年改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作聲節惟因夔鹿鳴全不改易其一曰於赫篇凖鹿鳴聲其二曰巍巍篇凖騶虞聲其三曰洋洋篇凖文王聲其四復用鹿鳴而除古伐檀晉承魏氏之舊作祖宗篇凖鹿鳴於皇篇凖於赫邦國篇凖洋洋明明篇凖巍巍其章句長短聲節高下大畧因乎詩之雅頌雖其平仄未必盡同而依詠之間自可諧協故儀禮經傳通解載小雅國風十二詩譜黄鍾清宮無射

清商二調也而晉樂志有杜夔笛二其三尺二者所以奏無射二尺九者所以奏黄鍾乃知詩譜為夔舊物未經延年所改也先儒謂古雅四曲亡於魏晉由是觀之其實未嘗亡耳然所謂鹿鳴用黄鍾清宫關雎用無射清商者以二曲皆用黄鍾清宫起調畢曲中間逗遛曲折不出乎一均七聲之外而已非謂某句必用某律某律必管某字而不可以移易也古之度曲大概如此隋唐以降鄭譯諸人以臆更作使夫清廟之歌徒諧俚耳

高下混淆紛亂無統於雅頌之向微矣獨大樂署所掌十七宮調以不隸太常故樂官得以世守之而不敢易但撰辭長短不齊各限以平仄為一定之制學士大夫有作亦必循其制為之謂之新樂府推原其始黃鍾宮諸曲當如四牡之於鹿鳴無射清商諸曲當如葛覃之於關雎起調畢曲之律同其逗遛曲折不必盡同也嘗以古辭求之晉嵇康有風入松之曲唐僧皎然擬之為五言詩今大樂雙調有風入松乃首句七言末句六言

與皎然之作全不相似豈此曲可五言亦可七言乎李賀申胡子觱篥歌亦五言當時工師尚能於席間裁為平調奏之今人不能也意者凡曲皆古詩樂家以其起調畢曲之字偶用一調譜之遂加襯字為曲非先定其律而後撰其辭以輳合之亦非謂此曲必入某調而不可易也故中呂雙調皆有醉春風越調中呂皆有鬬鵪鶉正宫仙呂皆有端正好若是者不必徧舉可見凡曲無一定之調但一詩而十七宫調皆可更迭奏之矣

樂之邪正在辭不在律

或曰信如此說則宛詩謠俗之曲無有不可奏者而得謂之雅乎曰不然樂之邪正在辭不在律夫人之情發而為辭假器以寫之是之謂聲聲也者精神志氣之所運貫金石昭日星感萬物通鬼神而不可掩者也故清廟之歌冲淡而莊敬關雎之什中正而和平七月質而裕三侯壯而遠易水敢死而不悔越人褻而懷慙桑中淫以蕩此非其器所能為其辭使然也近世儒者薄其

事故樂章髙者太文而或乖於律不及者依詠平仄卒入於俚嗚呼撰辭一事其可茍乎哉

大樂繁聲太多當删

假令黄鍾醉花陰本五句并换頭止五十二字起調當用黄清六今樂家乃先用六五凡工等為襯聲然後用中吕上字起調以律推之乃是黄鍾清角非黄鍾宫也又加襯八十餘字繁聲太多音節太容去古益逺矣葢始作此曲者或四言或五言七言必有襯字以贊助之

通為五十二字後人撰辭併其襯字亦用辭填實工師不知於定腔五十二字外又加襯字至八十餘皆淫哇之聲也必删去之始為近古

古今樂製辭度曲不同

臣按子夏之言以聖人治定功成正六律和五聲絃歌詩頌為古樂以鄭衛齊宋淫溺驕煩之音為新樂鄭衛齊宋之樂與聖人之樂本同器其曲本同律也特其辭淫蕩無恥惰慢不恭而又務於奸聲繁節以悅人此其

所以不同耳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雖至於諷切時君與民同樂然古樂今樂之同異亦自可見非徒春秋戰國之時為然紂好北鄙之音師延作靡靡之樂是有周以前固有今樂矣非獨殷周古者建國禁其淫過凶慢之聲是三代以前固有今樂矣夫今樂與古樂同者器也律也其不同者製詞有邪正敬慢也度曲之節有繁簡嚴媚濃淡也用其所同而去其所不同使其詞一歸於正其曲淡而不豔其節稀而不容則古樂豈外是

哉白居易曰正始之音其若何朱絃踈越清廟歌一彈一唱再三嘆曲淡節稀聲不多蓋有以識此矣茍徒曰今樂非古樂而不知其所以異古樂即今樂而不知其所以同幾何而不為聽說也哉

風雅頌不必過為分別

詩之體有三曰風曰雅曰頌風者閭閻之間民之所吟諷也則以之觀民風雅者朝廷之上君臣之所咏歌王政所由興廢也則施之於燕享頌者美盛德告成功者

也則施之祭祀然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用雅矣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兼之以風焉燕禮亦如之大射乃歌鹿鳴三終三終乃管新宫三終用雅矣而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兼之以風焉是風與雅並用未必分也肆夏繁遏渠頌也而叔孫穆子以為天子享元侯之詩大

雅奏而西階之西有頌磬焉是雅頌未必分也而宋儒鄭樵乃拳拳於風雅頌之分其為論曰三代之後始則風雅不分次則雅頌無別次則頌亡次則禮亡漢武帝之樂上之回聖人出雅也艾如張雉子班風也合而為鼓吹曲燕歌行幽薊列國之風也煌煌京洛行都人之雅也合而為相和歌是風雅不分矣明帝定四品之樂一曰大予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黃門鼓吹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歌軍中用

之古者雅用於人頌用於神今應用頌者而用大予應用雅者而用黄門是雅頌不分矣曹魏準鹿鳴作於赫以祀武帝準騶虞作巍巍以祀文帝準文王作洋洋以祀明帝純用風雅而無頌此頌之所以亡也頌亡則樂亡矣雖樂亡禮猶存宗廟之禮不用於天明有尊親也鬼神之禮不用於人知有幽明也梁武帝作十二雅郊廟明堂王朝之禮展運用之天地之事宗廟之事君臣之事同其事矣樂之失也自漢武始其亡也自梁武始

馬端臨駁之曰漢之大予雅頌黃門鼓吹者其樂章無存惟短簫鐃歌二十二曲大率敘戰陣之事然名之曰上之回巡幸之事也上陵祭祀之事也朱鷺祥瑞之事也艾如張巫山高釣竿篇之屬則各指其事非專為戰伐也晉魏以來倣漢制為之而易其名各述其伐叛討亂肇造區宇之事是晉魏以來短簫鐃歌即古雅頌矣雅頌何嘗亡哉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蓋謂詩者所以言其心之所向也歌者所以引其言使

之長也金石絲竹之聲必依循乎所永之言也五凡工尺上等字之律所以和樂之聲也歌即詠也詠即永言也宋志大樂七失其一曰歌不永言聲不依永律不和聲蓋金聲舂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聚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律呂皆以人聲為度言雖永不可以逾其聲今歌者或詠一

言而濫及數律或章句已闋而樂音未終所謂歌不永言也請節其繁聲以一聲歌一言且詩言人志詠以為歌五聲隨歌是謂依永律呂協奏謂和聲先儒以為依人音而制樂托樂器以寫音樂本效人非人效樂者此也今祭祀樂章並隨月律聲不依永以詠依聲律不和聲以聲和律非古制也已上論聲依永律和聲之義但謂祭祀樂章並隨月律為聲不依永律不和聲則非蓋古人隨月用律以其詩章首一言用其月之律譜之次

視平仄高下而以均内七聲贊助成曲末復歸於本律斯為協律非謂章首一字必屬某律不可移易也由是言之詩首之字十二律皆可協矣又曰請節其繁聲以一聲歌一言亦非也師乙曰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累累乎殷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今樂家亦有折聲上生四位掣聲下隔二宫反聲宫閏相頂丁聲上下相同之説若止以一聲配一言何得謂之永言哉

元稹樂府古題序

其畧曰詩訖於周離騷訖於楚是後詩之流為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嘆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旨由操而下八名皆起於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際在因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長短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度而又區別其在琴瑟者為操引採民甿者為謳謠備曲度者總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詞

以配樂也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采取其詞度爲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今詳其意由樂以定詞謂依樂律之平仄高下以摻其詞有一定之制不可增損移易也選詞以配樂謂撰詞既成隨其平仄高下度爲歌曲亦可協於樂律非有一定之制也其說亦不然蓋古人度曲視其詞章首一字隨意以何律譜之初非謂此詞必屬某均某律而不可以他律易之也如鹿

鳴用黄鍾清起調畢曲謂之正宫則四牡至南山有臺皆可用正宫其間逗遛曲折不必盡同非謂句度之長短音聲之高下悉欲比鹿鳴也王荆公論樂曰先有詞而後以律度爲曲是聲依詠若先定律而後以詞填實之則是詠依聲也張横渠亦曰古樂決非先定腔非深知樂者焉能與於此今之黄鍾醉花陰中吕粉蝶兒之類其句之長短字之多寡聲之平仄悉按舊作不敢毫髮移易此正徵之所謂由樂以定詞非選詞以配樂者

失古人度曲之義遠矣

好為異說以亂雅

伏羲琴夫子琴號鍾響泉韻磬諸名琴陳氏樂書皆列俗部以其有七絃也使琴去少宫少商止存五絃則世所傳古曲皆不可彈矣是知非獨鄭聲亂雅凡好為異說者其亂雅為尤甚焉

箏本頌琴别名

頌琴十三絃移柱應律其制與箏無異古宫縣用之合

頌聲也是知箏本頌琴後世以其似呼其名遂名之曰箏而列之俗部使頌琴受誣不得躋於雅可嘆也已

頭管即古管

頭管九孔自下而上管體中翕然為合字第一孔四字第二孔一字第三孔生字第四孔後出勾字第五孔尺字第六孔工字第七孔凡字第八孔後出六字第九孔五字大樂以此先諸樂謂之頭管其來久矣經曰嘒嘒管聲下管象武之類是也後世以其似呼其名名之曰

觱篥甚者謂胡人卷蘆葉吹之亦猶遂本古雅而謂起於羌乃列之胡部嗚呼聖人之樂豈終不用管而管豈真不用稍也耶今之頭管律中大吕詳見元聲

管色字譜五凡工尺上四六一勾合管九孔六勾二字並後出合字在管體中自下而上合字為黄鍾正聲下四大吕高四太簇共第一孔下一夾鍾高一姑洗共第二孔上字仲吕第三孔勾字蕤賓後出第四孔尺字林鍾第五孔下工夷則高工南吕共第六孔下凡無射高

凡應鍾共第七孔六字黄鍾清後出第八孔下五大呂清高五太簇清緊五夾鍾清共第九孔九孔内四一工凡皆有高下二聲五字有高下緊三聲惟上勾尺無高下盖仲㽔林三律不分清濁自然應律也十字者載籍無可考惟楚辭大招曰二八接武投詩賦只叩鍾調磬娱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註曰四上未詳今按招魂曰吳歈蔡謳奏大呂此大呂爲宫其譜下四仲呂爲角其譜上字四上競氣謂宫角相應也

聲律

今按樂之音聲號呼召於天地之間庶幾神明聞之因而來格此謂以音聲感召鬼神也愚竊以為其說近之矣然而未得其真也蓋奏圜鍾則房心之氣動而天帝明堂在是矣非謂以圜鍾之聲感召房心也奏函鍾則未坤之氣動而天社四瀆五岳在是矣非謂函鍾之聲感召未坤也奏黄鍾則虚危之氣動而宗廟陵寢在是矣非謂以黄鍾之聲感召虚危也師曠曰吾驟歌北風

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葢北風者黄鍾大呂也於野爲晉南風者蕤賔林鍾也於野爲楚歌其聲而吹律以和之即見晉之風勁楚之風弱且多死聲非謂吹此律以召北風南風也或曰數寸之管何以能管轄天文地理無毫髪爽耶曰觀於衡璣之制可見矣天之體千數萬里之逺而周旋盈掬之規可以凖之葢地下之景一寸凖天上一千里雖曰小大殊形而十有二辰三百六十有六之次舍則一定而不易也故圜鍾

之管七寸四分小分九強中含房心之氣函鍾之管六寸中含未坤之氣黄鍾之管九寸中含虚危之氣吹之而其氣動神不離乎其中矣

論嘯

夫氣激於喉中而濁謂之言激於舌而清謂之嘯言之濁可以通人事達性情嘯之清可以感鬼神致不死蓋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嘯善萬靈受職斯古之學道者哉老君授王母母授南極真人真人授廣成子廣成

子授風后風后授嘯父嘯父授務光務光授堯堯授舜

舜演之為琴與禹自后乃廢續有晉太行山僊君公孫

獲之乃得道而去無所授焉阮嗣宗得少分其后湮滅

不復聞矣

權輿章第一

夫權輿者嘯之始也夫人精神内定心目外息我且不

競物無害者身常足心常樂神常定然後可以議權輿

之門天氣正地氣和風雲朗暢日月調順然後喪其神

亡其身玉液傍潤靈泉外灑調暢其出入之息端正其脣齒之位安其頰輔和其舌端考擊於寂寞之間而後發折撮五太之精華高下自恣無始無卒者權輿之音近而論之猶衆音之發調令聽者審其一音也耳有所主心有所擊於情性和於心神當然後入之外激以舌約其上齒之裏大開兩脣而激其氣令其出謂之外激也內激用舌以前法閉兩脣於一角小啟如麥芒通其氣令聲在內謂之內激也含用舌如上法兩脣但起如

言殊字而激其氣令聲含而不散矣藏用舌如上法正其頰輔端其脣吻無所動用而有潛發於內也散以舌約其上齒之內寬如兩椒大開兩脣而激其氣必散於為闕也越用舌如上法每一聲以舌約其上齶令斷絕用口如言失字謂之越也大沈用舌如外激法用氣令自高而低大張其喉令口中含之大物氣煌煌而雄者謂之大沈也小沈用舌如上法小遏其氣令揚大小沈屬闕命鬼吟龍多用之足用舌如上法如言足字高低

隨其宜吒用舌如上法如言吒字高低隨其宜五太者五色也宮商徵羽角所為之五太九八五少為應故為之太以配仁義禮智信此有音之本謂聲者皆不逃五太但以宮商發應各使次序理則聲理亂則聲亂五少者五太之應五太自有陰陽然太權而言五太為陽五少為陰用聲之至詳而后發凡十二法象一歲十二月内激為黄鍾外激為應鍾大沈為太簇小沈為夾鍾五太為姑洗五少為仲吕散為蕤賓越為林鍾疋為夷則

吒為南吕含為無射藏為大吕律吕相生而成文此則

十二法之首也

流雲　深谿虎　高柳蟬　空林夜鬼

巫峽猿　下鴻鵠　古木　鷰闕龍吟

稗編卷四十二